

蘇媛，一位業餘藝術愛好者，早年留學英國倫敦，學習東方文化和中國藝術，曾參與藝術拍賣、展覽和出版等工作，研究範圍以玉器和近現代中國書畫為主，經常出沒香港和內地的拍賣會與畫廊，遊走於藝術和商業之間。現每隔周二於《文化廊》與同道中人分享所見所聞。

欣賞中國著名藝術家徐冰先生的作品，可能有兩個極端的反應，一個可能是完全看不懂，另一個是誰都看得懂。徐先生早期的作品《天書》裏的自創「文字」同時顛覆和繼承漢字的傳統，沒有讀法也無法解釋；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發展，《天書》演變成《地書》，變成任何人都能看得懂、跨越文字界限的符號，在天與地之間反思文化的定義。

文：蘇媛(suyuan@singtaonews.com)



《鳥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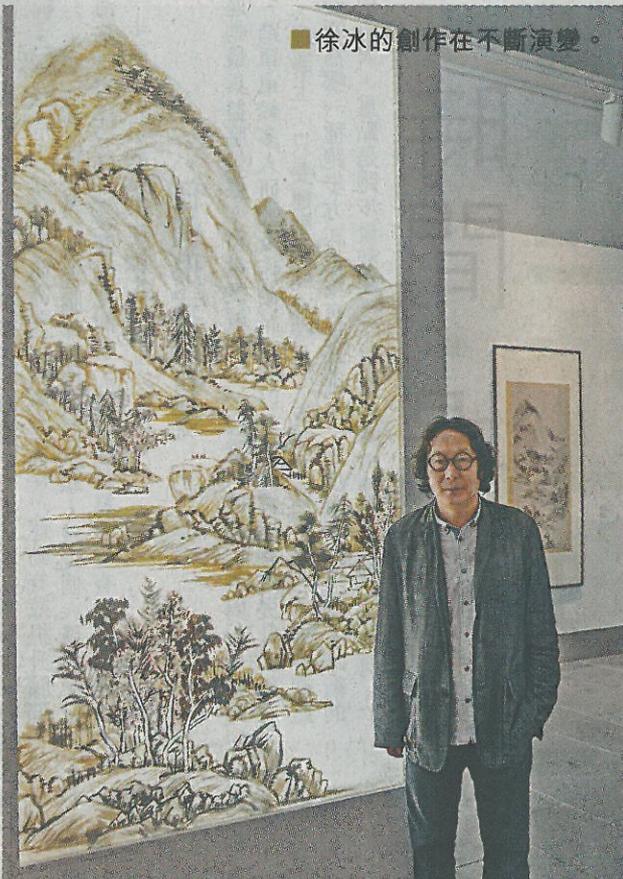


《黃金葉書》。

Info 《變形記》

日期：即日起至8月31日

地點：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藝術館



徐冰的創作在不斷演變。

# 誰都看不懂，誰都看得懂 徐冰的天與地

徐冰先生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近年兼任北京中央美術學院副院長。目前在香港亞洲協會展出的《徐冰——變形記》是徐先生在香港第一個大型個展，展品大多是近期的創作，其中從《天書》變成《地書》可能是他最為人熟悉的創作。

## 機場用大量指示符號

「《天書》是故意讓人看不懂的。雖然它以一本書的形態出現，內容卻被抽空，那麼它作為『書』的功能還存在嗎？《天書》的文字是以《康熙字典》為基礎，在漢字的內在構成系統中找出主要部分，例如部首，再加以變化，所以依然是傳統漢字的脈絡，形狀也相若，卻沒有意義，同樣出現功能上的衝突。《地書》剛好相反，我要讓每個人不分國籍、文化背景、教育水平都能看懂，用的是我們日常生活裏經常見到的符號，像智能手機的表情符號，幾乎每個人都用過。所以，表面來看，《天書》與《地書》似乎截然不同，但是它們同樣地讓我們用一種新的態度和角度去看待文字文化的既定概念，而且讀者不分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結果都是一樣，所以它們有一種平等性，甚至可以說是『藝術民主化』。」

「中國本來就是一個讀圖的文化，你看我們的象形文字就是符號，《地書》的符號雖然是國際通用，屬於當代生活的符號，事實上它的基因是扎根於中國文化。我另一個創作靈感其實是來自機場。有段時間我經常在外，很多時間都待在不同的機場，我發現機場是一個符號用得最多的地方。為了應付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機場利用大量符號作為指示，務求用最少的地方語言去說明，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發現。富有當代生活性、國際化的符號文化幾乎標誌着新象形文字時期。」

從作品表現形式方面，《地書》摒棄了一本書的形態，以裝置藝術形式出現。在展覽上，它是根據徐先生的紐約工作室的一角重組而成，桌椅、電腦、畫具、廢紙等一應俱全。《天書》是一個比較完整的裝置，還是流露出的一種文化距離感，《地書》的性質更開放、更民主，物料從現實生活中提取，也滲透着生活氣息，大家可以把它當作一本小说看待，也可以把它看成一個人的生活片段，而且在不斷變化。」

## 蠶具東方哲學精神

展覽名為《變形記》，標誌着徐冰的創作在不斷的演變，最「貼題」的展品無疑是以蠶蟲、桑葉和花瓶造成的裝置。可惜現場所見，可能

是香港的工作人員不大會養蠶，裝置的效果不是很理想，徐冰先生流露出相當不捨的神情。「蠶蟲的生命很有意思，是大自然變形的最佳例子。蠶蟲從出生到結繭成蛾，壽命只有二十多天，在短暫的生命裏不停吃一種食物，有規律地工作，完成任務。我覺得蠶蟲特別能代表東方人的特質。當然，蠶絲是中國人發明，但更重要的是蠶蟲本身的特點：這種昆蟲不會發聲，自覺地生活，跟隨着生命的節奏循環不息，而且很有原則，除了桑葉，甚麼都不吃，與東方人的沉默、專注工作、順應大自然的特質很相似，有一種東方的哲學精神。」



英文方塊字書法。



徐冰與作品《地書》。